

书人茶座

碎碎念小说

魏明珠

近来读小说较多，发现自己读小说有三个特点：一是不看前言，读小说就像探险之旅；二是作者控，往往同一个作者的书一买一个系列；三是国外小说情结，没有刻意选择，但书柜里还是国外小说居多。

一盏灯，一杯茶，一缕清风，小说，创造了一个世界，开辟了一个新的时空，使阅读者瞬间拥有与喧嚣的周遭隔离开来的神奇之力。

近些时日，让我再次拥有神奇之力的是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放下书本，脑子里总会不自觉地跳出书里重复出现的句子“为你，千千万万遍”、“为你，千千万万遍”……余音绕梁，三日方息。这种情形已很久没有出现了，最早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里的那句“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了”。每当读完一本让人忍不住拍案叫好的小说，类似的小说话语总会一遍又一遍在耳边回荡，而你根本无法控制。用法国作家丹齐格的话来说，那等同于文身。我觉得不仅是被“文身”了，读小说期间，整个人还处于一种梦游状态，从早上到晚上，心里一直挂念着它，一旦读完，心里空落落的，必须进入另一本书才能把自己解救出来。但能让人入得这种境界的小说却是越来越少了。

小说读多了，还会习惯性给它们分类。有的小说是文本经典，巍然屹立在世界文学的高峰，但老实说真的不好读。如普鲁斯特庞杂、冗长的《追忆逝水年华》，还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努力翻过好几遍，但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停留在三分之二处再也无法继续。还有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讲故事的技巧真是一流。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吧，一看人物关系表就头大。但经典总是不在乎地点、时间和场合，它的总是会让人随时想起来去翻阅，还能日翻日新。有小说是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又有文学的质感，情节发展、细节铺垫都有精心的安排，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如《追风筝的人》。有的小说读时令人沉迷，读后也许再不会去翻，如美国畅销书作家尼古拉斯·斯帕克斯的纯爱小说系列，如斯蒂芬妮·梅尔的《暮光之城》。有的小说读的人多了也就成了流行，如村上春树，虽然我的书架上几乎没有他全套的小说，但印象中也有几本比喻令我心动。有的小说，拍成电影给它加分，比如《肖申克的救赎》。有的小说，拍成电影反而有点平淡，比如《乱世佳人》。也许这些都只能归为口味问题吧。比如去旅行，就我而言，哪本书上主人公心向往之的小岛，哪部电影里见过的美食，总是比旅行指南上的景点推荐来得过瘾。

有时候会想自己为什么读外国小说较多呢，大概是源于对异域文化的探究心理，当然还有文本幽默的语言气质，但不管怎么说，外国小说肯定受到了翻译的局限。幸运的是，对于人性本质和救赎的体验在这个世界上普遍存在，因而总会引起共鸣。

一个人，根本不能阅读小说，有很多也未能深读读透，所以只能冒着“挨砖”的风险在这里碎碎念一会。就中国小说而言，其实大家都知道，起源甚早，古代的神话、传说、先秦诸子寓言，等等，但一直以来的都只是归为“琐屑的言谈”而已，汉代班固更是把它说成“不入九流”，所以，中国小说一直到明代，才可以说是脱离了“史的附庸”，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从《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一路下来，其中更是造就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

如今，诺贝尔文学奖已花落莫言，中国小说多年背负的压力也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尤其是当小说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后，更是飞腾成蝶，层出不穷。小说用了2000余年的时间顽强进化，终于来文学正宗的地位。窃以为，写小说者必定有着不一般的天赋，但估计幸福指数没有写诗者高，你看当年幸福的唐朝人可几乎人人都会写诗啊。

书界短波

韩长茂《血色天云》出版



我作家韩长茂先生的长篇小说《血色天云》近日由黄河出版社出版。本书以江南某地的方言为语言特色，构思精巧，情节生动，塑造的人物个性鲜明，是作者继小说《江南雨》后的又一力作。

小说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这一段历史为背景，通过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中荒唐而又真实的往事，展现了主人公热爱祖国如磐石的意志和面对坎坷不屈不挠的性格，揭示了作者对人生命运和社会的思考。

(余 诚)

文学港

2014年第9期 总第190期

- 热 小 说 马年的圆梦之旅(中篇) 周如钢
- 榴莲(短篇) 但 及
- 青凤(中篇) 谢长虹
- 书 扉 三余堂散记 曹 震
- 诗文中的东钱湖畅想 赵江滨
- 人间茶话 寒露：一代茶人一代茶 王旭峰
- 深 阅读 在青鱼街 草 白
- 舌尖上的暖意(三题) 汤雅丽
- 光阴逝(组诗) 汤养宗
- 新 诗 歌 春天的脸(组诗) 孙昌建
- 选择是一种锐器(组诗) 张巧慧

主办单位：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地址：宁波市苍水街79号苍水大厦五楼 邮编：315000 投稿邮箱：179731320@qq.com

三味书屋

说出他们未曾说出的

——从博尔赫斯《双梦记》的来源说起

谢志强



品味一篇作品转换成另一篇作品，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理论界称之为互文性。我可不敢拿着虎皮当大旗，我只是琢磨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强化了什么，弱化了什么，略去了什么，增加了什么。

我的例子是，《一千零一夜》第4卷《一梦成富翁》和《博尔赫斯小说集》中的《双梦记》，博尔赫斯利用了《一千零一夜》的库存资源。

假如从素材来源给作家分类，那么，就有了两类作家，一是由生活到书的作家，例如，海明威、契诃夫、莫泊桑、福克纳、鲁尔福等，这类作家甚众；二是由书到书的作家，例如，尤纳瑟尔、莱姆、图尔尼埃、博尔赫斯、芥川龙之介等，这类作家的小说、随笔，相当多的素材取之于前人的书籍。

博尔赫斯一生博览群书，他再发展、再创造了他所说的“先驱”的书，《双梦记》可视为对《一千零一夜》的致敬。《一千零一夜》是东方之书，但它在流传过程中融入了西方的影子。是不是可以说，它成了东方和西方的“双梦”？相互隔膜、相互兴趣的隐晦。

文本具体涉及两座城市：伊拉克的巴格达和波斯（现在的伊朗）的伊斯法罕。主人公轻信自己的梦，而巡警队长却不信自己的梦，前者的梦是假，后者的梦为真。《一千零一夜》中的《一梦成富翁》和博氏的《双梦记》，里边的人名、城名有点差异，是流传过程中的改变，还是博氏的“创造”？暂且不去考证。博尔赫斯选中《一梦成富翁》，这与他他对世界的看法有关，他认为世界是一座迷宫，人生是一场梦境。他的许多诗歌、小说，都与这种观念有关。《双梦记》实际是另一种人生的“迷宫”。

还是来看两个文本的微妙差异。第一点，故事的来源。《一梦成富翁》开头是“相传，古时候”，这是《一千零一夜》进入故事的惯用手法，几乎都是“相传”，说明流传时间甚久，暗示出故事的生命力。博氏的《双梦记》，开头是“阿拉伯历史学家艾尔·伊萨基叙说了下面的故事”，他从历史学角度进入故事，有点纳入“历史”的意味。博氏改变了这个故事的性质，而且还写道：“据可靠人士说”，进一步暗示故事的真实性、可靠性。这是博氏对历史的戏仿？他的眼里，梦更真实。

第二点，故事的角度。在博氏的重述中，一定注入了他认为的新意吧。从《一梦成富翁》题目可见，这是一个关于求财的故事，而博氏的《双梦记》，是一个关于人生的故事。前者写旅程，仅是

他“立即起程前往，当他到达……时”。而博氏这样写：他“踏上漫长的旅程，经受了沙漠、海洋、海盜、偶像崇拜者、河流、猛兽和人的磨难艰险。他终于达到……”。前者一笔带过，后者强调了艰险。求财会忽视过程，直达目的，而人生却注重过程，博氏浓缩、增强了过程的艰险，而目的地却是虚幻的。

第三点，故事的表达。两个文本，均不足千字。《一梦成富翁》分了10余个自然段，《双梦记》仅4个自然段。前者是讲故事，后者的结构倒是与梦的结构吻合。细节的差异同样不容忽视，前者写主人公一贫如洗，可他怎还拥有那座喷水池小花园呢？后者，博氏将其改为房子后面有棵无花果树，树后有个喷泉。喷水池是人造的，喷泉是天然的。居住条件和环境，哪个文本更符合人物拮据的处境呢？两个文本的结尾，《一梦成富翁》写主人公“一下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世上竟有这样的巧事？”而博氏在《双梦记》里弱化了这个“巧”，将其上升到神的慷慨。看看，故事情节没变，博氏仅仅在细节的表达上稍稍动了一动，故事内在的立意重点转换了。我想起博氏曾说过：古今的故事不过是若干几类模式，不同的是讲故事的方式。换句话说，就是给模式化的故事注入新意，作家要有发现的眼光。某种意义上说，作家不是模仿现实，而是模仿观念。

博尔赫斯就是这样用自己的方式复活了古老的故事。“双梦”现象，佛经故事里有，中国民间故事里有。山东沂南县刘存祥搜集了一个民间故事《回龙寺》，就讲了一个“双梦”的故事。宁波市鄞州区麻承照、应长裕搜集整理的《观音阁》的故事，也是个“双梦记”。前者是农耕社会祈雨，后者是商贸萌芽求财。如果将这俩个“双梦”的故事比照阅读，会发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产生了不同的“双梦”故事。

不久前，有位喜欢写小说的作者来找我，他写了数部小说，却没人感兴趣。我们交谈了半天，后来，我询问他的阅读情况，知道他几乎没有兴趣读书。我说：你的胆子也太大了。有一句话，无知无畏。博尔赫斯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就是博览群书，“发现”先驱。他的作品里，充满了对“先驱”的敬畏之情，在“先驱”面前，他的胆子很小。不过，他敬畏，而不迷信、盲从。

10多年来，我一直搜集各地各国的民间故事（包括传说、神话），而且，我的许多小说得益于那些民间故事。我认为，那些几千年来，穿越时空的民间故事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否则怎么能走到当代？卡尔维诺为何花费精力，走访意大利各地，采集民间故事《意大利童话》？他的小说创作和民间故事有什么关联？加西亚·马尔克斯怎么利用了拉丁美洲民间神话资源？君特·格拉斯如何将民间故事的元素引进小说创作？尤纳瑟尔和图尔尼埃如何将民间故事转换成小说作品？他们不约而同地利用了民间的“库存形象”（卡尔维诺的提法）。

最近，英国一家出版公司发起了一个全球合作项目，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社和作家参与项目的实施，包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萨拉马戈等。中国已有数位作家动笔参加。我真想发起以小小小说的形式重述神话，它将对民间资源（故事、神话、童话、传说）的一次利用，那样可以展开想像的翅膀，给传统的民间形象注入新的活力。昆德拉说：“小说家的雄心不在于比别人做得好，而是要看到他们未曾看到的，说出他们未曾说出的。”这就是所谓的创新吧。

且咏且叹且珍爱

——读童遵森散文集《人生咏叹调》

薛明康



情，一路柳暗花明。

托尔斯泰有“人生三泡”之说：“在泪水里泡三泡，在碱水里泡三泡，在血水里泡三泡。”人的意志就是这样泡成的！走出苦难童年少年的童遵森，在青年时代进入供销社工作，也曾被人羡慕；在壮年时期“下海”办厂，也算风生水起；同时，在省市级刊物发表了不少作品，并获得一些奖项。他有满腔的乡土情怀，当然还有一腔壮志理想，一旦得以宣泄，如行山阴道上，令人目不暇接。

《乡土情怀》、《文化旅游》、《随感杂谈》，他用明亮的笔调抒写乡土情怀，一篇篇娓娓道来。童遵森对哺育了他的故土——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前童古镇，同样爱得深沉，同样倾注了深情。尽管，童遵森青年时期曾遭遇不公平待遇，但他还是用包容的笔墨摹写形形色色的人和物。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友情、师长爱，还有天伦之乐，他在文集中一一作了真情告白。

童遵森吟咏乡土之余，还有另一层的含义。他实话实说——17岁，初中辍学的他，就写出了题目为《胜利之歌》的几千字长的篇小说。他曾用笔名三默，取自“森”字三木之意。三默与莫言可谓异曲同工，更为凑巧的是，三默与莫言的写作几乎同时起步。三默与莫言青少年的生活和写作状况，有诸多相似之处，莫言的处女作发表于保定市的《莲池》，三默的第一篇小说刊载在浙江省的《浙江文艺》……

如此比较，似有不当，我仅仅是想说，名家也是从普通人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努力者虽不一定能人人成功，但成功者肯定在跋涉攀登人之中。

人生是一场戏，人人都是演员，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童遵森把自身多重的角色毫无保留地写进了《人生咏叹调》。人生是一个梦，人人都是梦想家，演绎着绚丽缤纷的中国梦。童遵森的中国梦，在书里，亦应在书外。

荐书

《晚安玫瑰》



作者	迟子建
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期	2013年5月

第一次见到迟子建是两年前，在慈溪举行的第二届人民文学双年奖颁奖会上，见到自己喜欢的女作家就那么安静地坐在台上，有些激动。听她聊文学信感亲切，因地的作品大多我都细细拜读过，在灵魂上感觉离她很近很近。如今，读她的新作《晚安玫瑰》，更是有种熟悉感。

《晚安玫瑰》以三个女人的情感生活为背景，写出不同女人的一生。经历非凡的犹太人吉莲娜，平凡无奇的25岁女孩赵小娥，更是有种熟悉感。

自尊自立的黄薇娜，她们在哈尔滨这座充满历史和故事的城市里，见证生老病死，体会爱恨美丑。“初见吉莲娜，我有点手足无措。她肤色白皙，穿灰绿毛呢长裙，围一条黑色带银灰暗纹的重磅真丝围巾，灰蓝的大眼睛明亮而忧郁，高挺的鼻梁使她的面部有着迷人的阴影。她装束优雅，而我衣着粗俗……我就像一只花哨的火烈鸟。”这样的描写引人入胜。年老优雅的吉莲娜和年轻世俗的赵小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吉莲娜的爱情是闪电，却照亮了她一生。当她把自己的爱情故事讲给赵小娥听时，赵小娥的灵魂受到了震惊。她这时才知表面优雅宁静的吉莲娜，有着如此的痛苦和秘密罪恶。在逼死父亲这件事上，她们有着意想不到的共同点。只是吉莲娜选择了原谅和自我救赎，而赵小娥在仇恨中发泄，结果两败俱伤。

男友在一次意外中死亡，在这双重的打击下，赵小娥疯了。当她恢复正常后，书中这样写道：“我多么希望自己化成一只小鸟，栖息在吉莲娜留下的挂钟里，与死去的时间待在一块。”在时间的洪流中，我们都将了无痕迹，唯一能把握的是现在。爱与被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你愿做一朵带刺张扬的玫瑰还是沾染着露水芳香的玫瑰？晚，象征黑暗和内心的挣扎；玫瑰，象征爱情和阳光。晚安玫瑰，晚安爱。（推荐书友：金幼琴）

《为爱下厨房》



作者	孔 瑶
出版	上海文化出版社
日期	2013年12月

孔瑶，看作者名字，理所当然地以为是个女性，但其实是位年轻俊朗如假包换的男士，或者可以称为男生，年轻得一塌糊涂。该部作品的出版，其实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只要把博客中的内容整理印到纸上就可以装订成册。在他“80后男生的厨房”的新浪博客里，近700篇博文里弥漫着中式菜肴而面点勾人口水的香气，精美的配照传达着各式食材的色彩和质地，随便抖抖抖抖，就可以勾起像我这样迫切希望能够在厨房战斗到老的中年女性的热爱。况且，《为爱下厨房》的书名如此脚踏实地，这样深入人心，再加上内容平实具操作性，着实是本接地气的好书。

爱厨房，爱做饭，应该是人的天性。几乎每一个小孩都曾热爱“过家家”的游戏，每一对新婚夫妇都曾抢着为最爱的他（她）做菜做饭。热腾腾的白米饭，热腾腾的水饺、面条，热腾腾的鱼汤、红烧肉和炒青菜，热腾腾的一对人儿，在那里滋滋地眉目含情，笑靥如花。

热爱厨房，忍耐厌倦，把厨房交响曲叠成一个日子，叠成一段段人生，叠成一世朴实精彩的人生。就如我的公公婆婆，耄耋之年依旧奋战在厨房，为了制造出美味的家常菜，为了温暖我们奔波劳碌的胃，慰藉儿女们身在职场偶尔焦灼无助的心灵。就如孔瑶，他把自己身在厨房的战斗经验一一道来，暖心又暖胃。（推荐书友：沈春儿）

《炸裂志》



作者	阎连科
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13年10月

在韩国的一所大学里，阎连科见到一块指示牌，字里行间独有一个貌似中文的词语：炸裂。询问翻译这个词在韩语中是什么意思？答：“膨胀、喷薄。”这猛然扣动了他的一根心弦：它能生动形容某种现实状态，一种急剧增长、无可抑制的模样。这个词像一颗种子播在他的精神沃土，继而巧妙地移植为一个村庄名字。

《炸裂志》的体例有探索价值，它以一种地方志规格呈现。看似是小说外的“主笔者说”、“《炸裂志》编篡委员会名单”等本身就是小说的一部分。既然如此，应该是虚构范围，但“《炸裂志》编篡委员会名单”中的“执行主任、主笔”就是阎连科，还注着身份：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这可是阎连科在现实中的真实身份啊。现实与虚构的边界如何划定？这是阎连科的一种探索。

《炸裂志》与《受活》好像可以构成姐妹篇，两部小说的叙述时间有交集，且有一个共性：盲目追求引起的社会形态的微妙变化。《受活》中以“被动感”为主，诸多变化多因受外界波及。而《炸裂志》中则是人物歇斯底里的主动冲撞。小说的地理底座都是把楼山脉，在阎连科小说中就像精神岩层。人物群像再怎么蹦跶，都跳不出把楼山脉的磁场引力。纵然会有狂欢，却终究饱含苦涩。苦涩因何而来？苦涩有时是一种必然。消除“恶望”，无论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如此，能更好地积聚幸福，享受美好。阎连科小说的功利意义，或许就在于此。（推荐书友：方观瀚）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